

引用:施心贤,刘泳铎,彭博文,等.刘完素与陈自明妇科学术思想比较研究[J].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4,47(2): 58-62.

刘完素与陈自明妇科学术思想比较研究*

施心贤 刘泳铎 彭博文 倪文通 南淑玲**

(安徽中医药大学,安徽 合肥 230038)

摘要:分别对刘完素和陈自明著作中妇科病论治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。发现两位医家都将妇科病分为三期,从不同脏腑施治。刘完素重视火热,强调风热、心火亢盛等致病,用苦楝丸等方药以清热;陈自明则更重视劳伤正气,外感风冷等致病,选用通经丸、茯苓散等温通之方,提出产后将养法。两位医家均善用四物汤调治多种妇科病,刘完素重视依四时增加药味和药量,而陈自明则依症状或病机提出多种加减法。

关键词:刘完素;陈自明;妇科;比较研究;学术思想

中图分类号:R271.1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2096-1340(2024)02-0058-05

DOI:10.13424/j.cnki.jsctcm.2024.02.012

刘完素(1110—1200)金元四大家之一,著有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》等,提出了妇科疾病的诊治原则。刘完素虽是“火热论”的倡导者,但用药不宥于寒凉^[1]。治疗妇人病时,刘完素会根据不同年龄及体质,依症状特点而选方,善用而非任用寒凉攻猛之剂,在用量、服法等方面也慎重择选,攻补兼施,且重视补益之品的配伍运用^[2]。陈自明(1190—1270),南宋医学家,潜心研究妇人科,著有《妇人大全良方》等,奠定了妇科学的基础。其《妇人大全良方》在妇人不同时期,用药各具特色:调经门以补血为首,用药以甘辛为主,用药宜温热;妊娠门以补气为主,用药以甘苦为主,用药宜清凉;产后勤门用药宜补中有泄,用药以温平为主等^[3]。笔者不揣浅陋,试对两位医家在妇科病方面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和比较分析,以期理清其间的共性和差异,在一定程度上为临床提供参考。

1 据生理病理特点分期

刘完素认为,当按女子未至二七、二七至七七、七七已至分三类,分别从调补其肾、肝、脾论治。而陈自明则认为当分室女、已婚、天癸尽后,分别从心脾、肝脾、肝肾论治。

1.1 刘完素重肾肝脾 刘完素认为,不同年龄段妇女生理、病理各有其特点。其在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·妇人胎产论》中言:“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,皆属少阴,天癸既行,皆从厥阴论之,天癸已绝,乃属太阴经也。”^[4]

女子未至二七,天癸未行。天癸以肾中精气为物质基础,肾气充盛,天癸方能按时而至^[5]。傅青主谓“经本于肾”“经水出诸肾”^[6],皆因肾中蕴育天癸精气。女子二七阴阳生长,肾气渐充,但尚未全盛,若外邪侵袭,或他脏病变,易损伤肾气,而影响冲任二脉的通盛,故女子未至二七尤重调治其肾,此即“皆属少阴”之意。

女子二七至七七,天癸既行,肾气充盛,冲任二脉通盛,故有经带胎产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:“二七而天癸至,太冲脉盛,月事以时下,故有子。”^[7]而肝起到调节脏腑、经络、气血之间以及精神情志等方面相对平衡协调的作用^[8]。妇女情志易激且易耗伤气血,易使肝失疏泄、肝失所养,肝气逆则血亦妄行,肝气虚则血亦不足,以致经带胎产不循其常。“治胎产之病从厥阴经者,是祖生化之源”,故女子二七至七七尤重调治其肝,此即“皆从厥阴论之”之意。

* 基金项目:安徽中医药大学2021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(202110369069)

** 通讯作者:南淑玲,副教授。E-mail:nanshuling0222@163.com

女子七七已至,天癸已绝,肾中精气衰减,冲任二脉虚衰,五脏渐衰,先天之精不足,故全赖后天水谷之精的滋养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云:“七七任脉虚,太冲脉衰少,天癸竭,地道不通,故形坏而无子也。”^[7]若脾胃气虚,则气血生化乏源,正气不充,抗邪不利,易致内外合邪发其病,故女子七七已至尤重调补其脾,此即“乃属太阴经”之意。

1.2 陈自明重心脾肝肾 陈自明亦把妇人的生理、病理分为三个阶段论述,即室女、已婚、七七天癸数尽之后。《妇人大全良方》载:“室女、童男,积想在心,思虑过当,多致劳损。”^[9]陈自明认为“忧愁思虑则伤心,心伤则血逆竭”,又“妇人以血为基本”,故在室女则月水先闭。又认为“火既受病,不能荣养其子…脾既虚,则金气亏…水气绝…木气不充”^[9],以致于五脏不能相生,生化之源耗竭,若“改易心志”,调补心血,“用药扶接”,助心荣养其子,则治也。故室女尤重调补其心脾。

已婚妇女可因房劳过度,使“内气竭绝伤于肝”,致肝气疏泄无度,肝血收摄无常;或因劳役过度,致脾气亏耗,生化乏源,“血气枯竭于内”;或因胎产、崩伤等吐血失血,致阴血耗伤,肝失血养,同时血虚则气少,脾失健运,血失所统,甚则气血逆乱。《济阴纲目·经闭》总结道:“《良方》云:妇人月水不通,或因醉饱入房,或因劳役过度,或因吐血失血,伤损肝脾,但滋其化源,其经自通。”^[10]故已婚妇女尤重调补其肝脾,滋其化源。

七七天癸数尽之后,若肝失疏泄,肝不藏血,则易致妇人天癸过期而经脉不调,且伴腰腹疼痛。“经脉不依时者,血有余也,不可止之,但令得依时,不腰痛为善”^[9],经血当尽而未尽,是以肝气虚而血不藏,不可止血,止恐留而为瘀,从而导致气机阻滞,经脉不调更甚,因此当疏肝养肝,行气养血,气机畅则无留瘀之弊,方用当归散疏肝养血调经,同时“以不腰痛为善”,加以补肾益气固血。故老年天癸数尽尤重调补其肝肾。

2 妇科病论治特色

在妇科病诊疗方面,刘完素多重火热,而陈自明多重正虚外感风寒。如刘完素认为月水不通的病机在于风热伤于经血,心火亢盛;陈自明则认为在于劳损内伤,气血亏虚,外感风冷,导致正虚体

寒,寒凝血滞。刘完素论带下以湿热结于任脉为主;而陈自明尤重风邪所中等。试从月经病、带下病、妊娠病、产后病分析,以窥管见。

2.1 论月经病 刘完素认为,月水不通的病机在于风热伤于经血、心火亢盛。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·妇人论》云:“以妇人月水一月一来,如期谓之月信。其不来,则风热伤于经血,故血在内不通。”^[11]此外,刘完素引《黄帝内经》指出,风邪客肺,肺气上逆,心气不降,心主血,心病则血不流通。故治疗上刘完素主张“先泻心火,血自下也。”^[4]用药多先以四物汤加黄芩、黄连以清火凉血,后服《局方》五补丸,清肺宁心,引血下行,再服以卫生汤,补脾养血。现代研究证明,四物汤和芩连四物汤水提液能显著促进子宫血流速度^[12]。

与刘完素认为的心火盛病机不同,陈自明认为血热则行,血冷则凝,“风冷伤其经血,血性得温则宣流,得寒则涩闭”^[9]。故陈自明指出月水不通的病机在于“劳伤血气”又外感“风冷邪气”,正虚无力驱邪外出导致正虚体寒,损伤冲任,血结胞内,致月水不通。故治疗上不宜用凉药,宜温通血脉,方用通经丸。同时,月水不通也可由脾胃气虚、肝失血养、肝脾两伤等导致津血枯竭,生化乏源而产生,故治疗以滋其化源、补益津液为要。对于月经病,陈自明从虚实两方面论治,对后世医家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陈自明还指出,若月水不通日久,则可导致阴虚血弱,虚火上扰,煎灼津液而经闭成劳,表现为“若经候微少,渐渐不通,手足骨肉烦疼,日渐羸瘦,渐生潮热,其脉微数”^[9],治疗上主张养血益阴,方用柏子仁丸、泽兰汤。

2.2 论带下病 刘完素认为赤白带下病机俱为湿热结于任脉。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·妇人胎产论》云:“皆湿热结于脉,故津液涌溢,是为赤白带下。”^[4]其指出俗医治白带下,以为寒,用辛热之药,病微者或误中,势甚者或至于死。“举世皆言白带下为寒者,误矣。”刘完素治疗带下以清热燥湿,开通郁结为原则,“以辛苦寒药,按法治之,使微者、甚者,皆得郁结开通,湿去燥除,热散气和而愈”^[13]。先以十枣汤攻逐水饮,后服苦楝丸理气行滞、养血荣经,大玄胡散行气和血。刘完素首倡的

以热辨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,其后的张洁古、张子和、汪石山、李梴等对带下的辨证均从湿热立论^[14]。

陈自明论带下尤重风邪所中。病因为风寒热外邪所伤,风邪入于胞门,或中经脉流脏腑,发为带下。《妇人大全良方·崩中带下方论》载:“夫此病者,起于风气、寒热之所伤,或产后早起,不避风邪,风邪之气入于胞门;或中经脉,流传脏腑而发下血,名为带下。”^[9]陈自明认为带下的病因不仅是风邪客入胞门,而且与人体脏腑、经络有关^[15]。并根据带下的不同颜色、质地与五脏和五行相对比进行辨证,即:“若伤足厥阴肝之经,其色则青如泥色;若伤手少阴心之经,其色赤如红津;若伤手太阴肺之经,其色则如白形如涕;若伤足太阴脾之经,则其色黄如烂瓜;若伤足少阴肾之经,则其色黑如衄血”^[9]。方用杨氏紫金散,并治五色带疾。陈自明论治赤白带下,认为病机主要在于久冷体虚,以温中散寒,健脾燥湿为治疗原则,载方搐鼻香、白矾丸、茯苓散等。

2.3 论妊娠病 刘完素认为论治胎产病应“无犯胃气及上二焦”,故提出汗、下、利小便三禁。初治法为外和荣卫,内调清便,之后详加辨证,其病情转化与坏证伤寒相同,为之缓治。刘完素提出“天行从增损柴胡,杂证从加添四物”^[4],即妊娠外感病治以柴胡汤加减,杂病治以四物汤加减。刘完素认为妊娠伤寒“孕妇不宜滑石、麻黄、桂枝辈发汗”^[16],治疗宜“小柴胡汤中去半夏,谓之黄龙汤”^[4]。现代医家曹岷认为妊娠感冒用药须谨慎,然慎用并非禁用药,此时故不可与普通感冒等同治疗,亦不可畏首畏尾,以为诸药皆不可投^[17],可参。关于三禁,刘完素认为亦不可拘泥于禁犯,如妇人难产或死胎不下,病机在于“风热燥涩”,产道“紧敛结滞而不能舒缓”^[16],故治宜通下散结,行滞舒缓,不宜温热,以免燥热加重。方用三一承气汤合益元散。

陈自明同样认为妊娠伤寒之证,治宜清凉,不宜辛散,方用黄龙汤。“若妊妇伤寒,药性须凉,慎不可行桂枝、半夏、桃仁等药。小柴胡去半夏名黄龙汤,盖为妊妇而去也”^[9]。陈自明认为难产胎死,概括而言可由缺乏运动,或房劳过度,或惊动

太早,或临产不当,或不防暑寒所致,故当以预防为主,针对病机进行治疗。在产难论中,其分而论之,提出难产原因有六,一则产母缺乏运动,以致气闭不舒,血凝不流,胎不转动;二则房劳过度,败精、瘀血聚于胞中;三则产母心惊神恐,忧恼怖惧,以致气机逆乱;四则临产太早,胞浆先破,风飒产门,以致产道干涩,胎枯血燥;五则临产太久,致令产母困睡,坐立倾侧,胎死腹中;六则盛暑未防血热或天寒疏于保暖,皆致产难^[9]。

2.4 论产后病 对于产后病,刘完素认为产时气血耗损可致阴气损虚,邪火偏旺而生燥热。故在治疗上当审其脏腑六气虚实,明其标本,按法治之;同时也提出因时制宜的原则,强调要辨察药性之寒热及病证之虚实,依证四时选方用药和加减,“春夏用柴胡,秋冬用四物”。若不识证候阴阳,妄谓产后皆为虚损,从虚冷治,用热药以温补,则为误矣。如见渴烦者,不令饮水,热象显而不知其为热,是为害矣。如现代医家高智认为,小柴胡汤,外证得之,和解少阳,转动枢机,祛邪扶正;内证得之,疏肝解郁、理脾和胃、调升降、适寒温、和阴阳,可用于治疗产后缺乳,疗效满意^[18]。

陈自明尤重产后调护,认为产后气血虚竭,脏腑劳伤,是以将养补虚为产妇的当务之急,补虚须适中而不得过^[15]。在产后将护法中,陈自明提出:产母刚生产完,房屋应闭以避贼风;宜频数少量食白粥;可少食烂煮肉食等。若未满月,产母不宜情志过极,或作劳工巧,或饮食失节,或不避风寒,易成关节肌肉酸重冷痛之褥劳。满月之后,亦不宜房劳过度。如此节养,才得血气调和,脏腑平复,否则“犯时微若秋毫,感病重如山岳”^[9]。产后门中涉及的产褥期诸多实用有效的护理方法,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^[19]。

3 善用四物

四物汤出自《仙授理伤续断秘方》一书,由白芍药、川当归、熟地黄、川芎四味药组成,后被医家视为妇科良方。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谓其“调益荣卫,滋养气血”^[20],汪昂言其能治“血家百病”,其血虚能补,血滞能行,血溢能止,血燥能润^[21]。现代研究表明,四物汤具有补血、抗炎、抗氧化、调节免疫、降血脂等作用,其原方及加减方在临床中

广泛应用^[22]。刘完素与陈自明都善用四物汤化裁调治妇产科疾病,且各有特色。

3.1 刘完素顺四时随症加減 刘完素认为,四物汤有补血治风和血理脾之用,其中熟地黄补血,川芎治风,芍药理脾,当归和血。熟地黄通肾经,擅治脐下痛;川芎通肝经,擅治血虚头痛;芍药通脾经,擅治腹痛;当归通心经,擅治瘀血刺痛。刘完素以五运六气阐明了疾病变化的基本规律,其外应于四时天地之气变化,内合于脏腑经络之气偏盛偏衰^[23]。并因此认为,应用四物汤应顺四时之气进行药量的加減,故“春倍川芎,夏倍芍药,秋倍地黄,冬倍当归”^[4]。若对证不愈,见效不显,应在此基础上再加辅助药物,四时常服,春“加防风倍川芎”为防风四物汤;夏“加黄芩倍芍药”为黄芩四物汤;秋“加天门冬倍地黄”为天门冬四物汤;冬“加桂枝倍当归”为桂枝四物汤。

刘完素强调随证增损,创制了一系列的六合汤方。《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》载:“凡此诸病,是以言脏腑十二经脉所受虚实之证,所谓标也。为其病者,寒暑风火燥湿之气,所谓本也。”^[24]刘完素重视六气为病,并在治疗中加以体现:“如血虚而腹痛,微汗而恶风,四物加术、桂,谓之腹痛六合;如风虚眩晕,加秦艽、羌活,谓之风六合;如气虚弱,起则无力,匡然而倒,加厚朴、陈皮,谓之气六合;如发热而烦,不能安卧者,加黄连、栀子,谓之热六合;如虚寒脉微,气难布息,不渴清便自调,加干姜、附子,谓之寒六合;如中湿,身沉重无力,身凉微汗,加白术、茯苓,谓之湿六合”^[4]。另外,还有风六合汤、治气六合汤、玄胡六合汤及芍药六合汤。

刘完素四时用药和随证增损的经验,至今仍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,并对后世运用四物汤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
3.2 陈自明药味药量剂型灵活权变 陈自明提出通用方治疗妇科疾病,“或一方而治数十证,不可入于专门,皆是名贤所处”,但也强调常用有效之方“亦不可刻舟求剑、按图索骥而胶柱”。陈自明设通用方十六首,四物汤为第一,化裁运用,可治妇人经、产诸病^[25],“治妇人经病,或先或后,或多

或少,疼痛不一。腰、足、腹中痛,或崩中漏下,或半产恶露多,或停留不出;妊娠腹痛下血、胎不安,产后块不散;或亡血过多,或恶露不下”^[9]。

陈自明辨证用药灵活,正如其所言,善用四物者,增损品味随意,无不得其效。陈自明认为,若平常血气不调及常服,只用四物原方四味药等分为末,每服四钱。并从六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四物汤的加減运用:其一,原方加味。如治经血凝滞,腹内血气作疼,加莪术、官桂等分用之。其二,原方减量加味。若胎动不安,下血,每服加艾叶五七片,更加葱白、阿胶末,减四味之半,当归用小半。其三,原方加量。如腹刺痛,恶物不下,加当归、芍药各一分。其四,原方加量加味。如因热生风,加川芎一分,柴胡半两。其五,原方减味再加味。如治妇人血虚,心腹绞痛不可忍者,去地黄加干姜,名四神汤。其六,原方减味。如产前初觉胎动,川芎、芍药各半钱,米饮下^[9]。

除用药用量外,陈自明还分析了四物汤的丸剂服法。“以四物汤共四两为细末,炼蜜为丸,如梧桐子大。空心,米饮下三四十丸”^[9],是治疗年高妇人白带的经验良方。“四物汤共四两,加甘草半两,细末,炼蜜为丸,每两作八丸,酒、醋共半钱,温汤同化,调停下,名当归煎”^[9],蜜丸加酒、醋同服,活血通脉,有去败血,生好血之用。

4 小结

刘完素和陈自明两位医家都按生理病理特点将妇科病分为三期。刘完素按未至二七、二七至七七、七七已至分三类,分别从肾、肝、脾论治;而陈自明则按室女、已婚、七七天癸数尽之后分为三类,分别从心脾、肝脾、肝肾论治。在其他妇科病论治方面,刘完素专主于热,陈自明则主要从寒认识。刘完素强调风热、心火亢盛,损伤经血,而月水不通;湿热结于任脉,为赤白带下;风热燥涩,产道燥涩而难产;气血亏损,产后阴虚燥热。故专主从寒凉论治,选用四物汤加黄芩、苦楝丸、黄龙汤等方药。陈自明则更重视体虚感寒,指出正虚外感风冷而月水不通,久冷体虚而为带下,擅用通经丸、白矾丸、茯苓散等温热之剂,但同时也认为妊娠伤寒治宜清凉,可用黄龙汤,针对产后气血虚竭

的病理状况,提出多个调护补虚之法。另外,两位医家都善用四物汤化裁调治妇产科疾病。刘完素重视依四时增加药味和药量,并创制一系列六合汤;而陈自明则以症状或病机为依据加减,从加味、加量、减量加味、减量加味、减味再加味、减味六方面灵活运用,并且变四物汤方汤剂为丸剂,扩大其应用范围。两位医家妇科学术思想见解独到,各有建树,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燕,李杰,周铭心.从《宣明论方》方剂计量学分析刘完素寒温用药特点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09,24(11):1426-1429.
- [2] 范蕊.刘完素治妇人病遣方特点研究[D].哈尔滨: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2017.
- [3] 李春娜.《妇人大全良方》方药运用规律研究[D].乌鲁木齐:新疆医科大学,2010.
- [4] 刘完素.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7:117-119,126-127.
- [5] 曾艳玲,朱鸿秋,胥芯蕾.试论中医“天癸”及其病机规律[J].中医学报,2020,48(7):43-46.
- [6] 傅山.傅青主女科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9:18.
- [7] 佚名.黄帝内经[M].王冰,注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2003:9.
- [8] 黄荣昌.“天癸既行,皆从厥阴论之”的临床体会[J].江西中医药,2005(3):48-49.
- [9] 陈自明.妇人大全良方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7:13,17-18,34,41,44-47,119,299-300,314-316.
- [10] 武之望.济阴纲目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9:35.
- [11] 刘完素.黄帝素问宣明论方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7:111.
- [12] 黄培艳,盛国楼.四物汤类方对大鼠子宫血流作用的研究[J].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4,23(5):466-468,471.
- [13] 刘完素.素问玄机原病式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7:11.
- [14] 叶知铎,施云福,蒋军.金元四大家治疗带下病特色的探讨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09,24(11):1415-1418.
- [15] 陈丽云.《妇人大全良方》妇科疾病诊治特色[J].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5(3):13-15.
- [16] 刘完素.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:64.
- [17] 曹颀,周永学.辛凉解表法治疗妊娠期风热感冒用药体会[J].现代中医药,2015,35(5):45-47.
- [18] 黄鑫,高思宇,高智.高智运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妇科病的经验[J].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1,44(3):31-35.
- [19] 杨明,李月凤,郑少萍,陈庆珠.《妇人大全良方》产后门护理思想与现代医学辨析[J].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0,12(7):67-68.
- [20] 太平惠民和剂局.太平惠民和剂局方[M].陈庆平,陈冰鸥,校注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6:207.
- [21] 杨宜花,陈爱民,丁舸.四物汤构成补血类方核心药组之论证[J].现代中医药,2015,35(5):114-116.
- [22] 何丹,万丹,舒骏,等.四物汤物质基础、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[J].中药药理与临床,2020,36(6):221-229.
- [23] 杨威,朱二苓.刘完素之五运六气为医教大道论[J].现代中医药,2010,30(4):72-74.
- [24] 刘完素.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258.
- [25] 黄天骄,王育林.四物汤源流钩沉[J].中医学报,2022,37(2):231-235.

(修回日期:2023-04-10 编辑:杨芳艳)